

主编 晓克 何天明 云广

朔方

论丛

第一辑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呼和浩特市集北文化研究会 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主编 晓克 何天明 云广

朔方

论丛

第一辑



内蒙古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呼和浩特塞北文化研究会 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朔方论丛/晓克,何天明,云广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 - 7 - 5665 - 0033 - 5

I. ①朔… II ①晓… ②何… ③云… III ①少数民族 - 民族历史 - 中国 - 文集 IV. ①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5891 号

书 名	朔方论丛
主 编	晓 克 何天明 云 广
责 任 编 辑	赵 英
封 面 设 计	张艳红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欣欣彩虹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32
印 张	8.25
字 数	225 千
版 期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033-5
定 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匈奴政权左、右谷蠡王探析	李春梅(1)
南匈奴依附汉朝的动因及其与汉族的融合	胡玉春(11)
两汉至唐代黠戛斯民族关系探究	王 洁(28)
北魏以前拓跋鲜卑政权演变探讨	何天明(44)
契丹辽文化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任爱君(56)
辽代契丹人骑射文化考论	张国庆(76)
榆林窟回鹘文威武西宁王题记研究	杨富学(96)
元上都的价值	晓 克 何天明(104)
浅析藏传佛教在元朝宫廷的流布	赵改萍 侯慧明(125)
从食物及烹饪法看蒙古文化的突厥化	
..... [美]布耶尔 著 樊丽沙 译	(140)
哈萨克汗国大玉兹境内的蒙古部落研究	吐 娜(154)
土默特的历史贡献	晓 克(173)
土默特旗蒙汉杂居村落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乌仁其其格(204)
试探土默特蒙古人之姓氏	韩达亨·祯布尔(216)
清代右卫八旗驻防初探	刘蒙林(231)
新发现的民国报纸《绥远蒙文周刊》	忒莫勒(243)
古儒德瓦仁布钦生平事略	斯林格(248)
简述体育运动项目摔跤的沿革	洪昌国(259)

匈奴政权左、右谷蠡王探析

李春梅

一、左、右谷蠡王的地位

每个民族都有本族的语言和由其语言所称谓的社会性的各种徽号名称,匈奴也一样。由汉文史籍可知,匈奴族有一套完整的、适应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民族特色鲜明的职官体系,各个职官都有匈奴语的称谓。由于语言的差异,有一些匈奴语词特别是职官名、地名、人名等被当时的中原人根据匈奴语的发音用发音相近的汉语音写保存下来。这样的音译词不可拆分,只可以连在一起使用,如“且渠”、“莫鞬”、“当户”、“温禺鞬”等;有一些则是汉人依据原语言内容含义对之意译,如,左贤王、右贤王,因为汉人知道匈奴语“屠耆”是“贤”的意思;也有一些词语既有意译也有音译,如,“谷蠡”为匈奴语的音译,左、右谷蠡王是意译兼音译。对于“单于”、“阏氏”、“居次”、“若鞬”等汉人知道其所指也仍音译,没有意译。“大将”、“相邦”、“都尉”等职官名则是吸收了中原诸政权的职官名称。

在匈奴职官中,“左”、“右”为常用字,除“单于”外,大都分为

左、右。匈奴有封王制度,王“不是汉朝史官参照中原体制的比附”。^①王有大、小之分。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是相对于其他“名王”、“裨小王”的最高王。只是“左”、“右”、“王”声读不知,唯有汉语意译。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日逐王等等,直至魏晋时期的十六等王仍是左、右之分,王的级别也越来越多。而匈奴族尚左,“左”字官比“右”字官地位尊贵一些,如左贤王高于右贤王、左谷蠡王地位高于右谷蠡王、左日逐王高于右日逐王等。

按《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左、右谷蠡王地位次于左、右贤王,并称“四大国”,而《后汉书》则记载为左谷蠡王次于左贤王、右谷蠡王次于右贤王,被称为“四角”。无论是四大国还是四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②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在匈奴帝国时代还是南匈奴时期,这四个王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始终是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右谷蠡王。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人认为其排列顺序是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这是因为《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在记述其官制时,总是习惯地表达为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给后人造成了理解上的偏差和不确定,好像继左贤王之后的职官,就应是右贤王,左谷蠡王之后的是右谷蠡王。这种错误的排列顺序导致对其他内容的研究的错误理解:到南匈奴时,“左右谷蠡也上升与左右贤王同列,而且左谷蠡王还排列在右贤王之前。”^③或“西汉时,右贤王权力小于左贤王而大于左谷蠡王,至东汉则下降到左谷蠡王之后。”^④虽然《史记》和《汉书》中对这四王的大小顺序未做详细交待,但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事实却给我们提供了分

① 陶克涛:《毡乡春秋·匈奴篇》,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

② [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卷89《南匈奴列传》,第2944页。

③ 王文光:《匈奴社会政治制度略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④ 莫任南:《匈奴的军事制度》,《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析依据,在《后汉书》又明确了这个事实。^①

二、世袭及其继承单于位的情况

作为匈奴的重要封王和单于的继承一样不会出现缺失,单于的更替一般也不会影响在任大王的人选,所以,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的封任数量与单于的数目相差不会太多。例如:匈奴未分裂前,梳理出的左贤王的封任人数至少有 22 位,与单于的数目——22 位基本吻合。^② 不仅左贤王,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都是如此,匈奴地方政权的最高长官总是要及时补进的。但是,有记载的右贤王人数与左贤王相比,少了很多。左、右谷蠡王则少之又少。这是因为相对于左、右贤王的分地,左、右谷蠡王的分地范围距离中原偏远很多,与中原人直接交往的机会少,所以留在汉籍史书中的痕迹也很少。

同左、右贤王一样,左、右谷蠡王也是由单于子弟担任的高级职官,有继承单于位的资格。按照匈奴的继承制度,“其大臣皆世官”^③ 的原则决定了左、右谷蠡王是父死子继为其首要原则,弟及是重要补充。左、右谷蠡王在没能继承单于位的时候,将把王号世袭于子;如果继承了单于位,为确保单于位继续把持在他的直系后代手中,其子将被封为单于储副——左贤王而不是左、右谷蠡王,而被封为左、右谷蠡王的将是他的兄弟或叔侄。从史书中透漏的左、右谷蠡王包括右贤王多为前单于的兄弟,左贤王则多为前单于子的事实就可以印证这一点。除左贤王外,左、右谷蠡王能正常继承单于位的几率很小,历史上仅有的几位都是非正常继承。

① 李春梅:《论匈奴政权中的二十四长、四角和六角》,《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② 李春梅:《匈奴政权左贤王若干问题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

③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 年,卷 94 上《匈奴传》,第 3751 页。

元朔三年(前126),为左谷蠡王的前单于弟即位为单于,即伊稚斜单于。他是以武力攻败军臣单于太子於单而自立为单于。於单被迫逃亡降汉,汉封於单为陟安侯,数月死。另一位以左谷蠡王身份继承单于位的是壶衍鞬单于。狐鹿姑单于因亲生子左贤王、左谷蠡王年少,为了国家的安定,遗命传位于弟右谷蠡王。但是,颛渠阔氏与卫律等诈令传于其子左谷蠡王,即壶衍鞬单于。这种违反匈奴继承规则的做法引起左贤王、右谷蠡王的怨望,从此不再参与龙城议事等重要活动。稽侯狁立为呼韩邪单于后,封其兄呼屠吾斯为左谷蠡王,后来左谷蠡王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成为与呼韩邪单于争夺匈奴最高统治权的一支重要政治势力。

不管以什么手段,匈奴帝国时期左谷蠡王继承单于位的仅此几位,而地位、实力较左谷蠡王更低的右谷蠡王继承单于位的更少。伊稚斜单于与汉军交战时,单于与其大众失去联系,当时的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当真单于复得其众,右谷蠡王又回到原来位置。另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狐鹿姑单于遗命要立的其弟右谷蠡王,最终未得成全。

再看看匈奴分裂后北匈奴的左、右谷蠡王继承单于位的情况。永元三年(91)北单于为耿种所败,大将军窦宪奏立降者左谷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但不知为何,最终立右谷蠡王于除鞬为北部单于。延熹元年(158),南匈奴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此两位左右谷蠡王的即位是被外族人操纵与匈奴传统的继承原则有很大不同。

可见,除左贤王外,其他王包括左、右谷蠡王指望“以次第为单于”几乎很难实现。因为每一位新单于都想把最高统治权在自己的血亲后代保留的长久些。当新单于即位后,一般无法变更封王人选。握衍脰鞬单于即位后迫不及待地“尽免虚闾权渠子弟亲近”,^①以自

^① 《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89页。

己的子弟近亲代替虽是一特例,但当有四大王出缺的机会时,单于尽可能让自己的子弟补缺而不是把在任的各封王次第为左贤王继承单于位却是事实。直到呼韩邪单于时,为了保证自己的爱阏氏子能继承单于位,作了“传国与弟”的约定,真正实现了“单于子弟次第为单于”的理想状态。被封为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兄弟们逐级递进为左贤王后而继承为单于。且莫车由左谷蠡王递进为左贤王继承单于位;囊知牙斯由右贤王递进为左谷蠡王、左贤王为单于;舆由右贤王递进为左谷蠡王、左贤王为单于;王昭君的儿子伊屠智牙师由日逐王递进为右谷蠡王,在即将递进为左贤王时被单于舆杀害。因为舆想把匈奴最高统治权延伸和扩展在自己的后代,而不是有着汉人血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的约定受到利益高于一切的挑战。

三、左、右谷蠡王分地的考察

林幹先生详细考证了单于庭、左、右贤王庭和十几个王的驻牧地,但左、右谷蠡王的驻牧地未见考证。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存在的,作为权力、地位显赫的四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史实不能忽视。

自冒顿单于建立强大的匈奴帝国后,匈奴疆域内的分布格局比较稳定。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可以肯定,匈奴四大王都有自己的驻牧地。但汉朝史官对其布局不是很清楚,只笼统地说“左方”、“右方”。根据记载,在史书中涉及到的上谷、上郡、代郡、云中等一些地点的范围外,还有没被划分的范围,如贝加尔湖、丁零、坚昆、呼揭等族所在地以及长时期控制过的乌桓、西域所在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①和“右方王将

① 《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

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①的记载所指是右贤王的分地范围,东起上郡,西至盐泽(蒲昌海),南接月氏、氏、羌。同样,左贤王的分地范围在:云中以北以东、辽河下游以北以西之间,东接朝鲜、濊貊,最北曾达狼居胥山、余吾水、郅居之水。^②出现在这个范围中并与中原有接触交往的匈奴最大王确实是左、右贤王,不见左、右谷蠡王。

但除了左、右贤王分地外,距离中原政权较远的还有很大部分的匈奴疆域如何划分,史书未能明确。所以,只有在这些地域范围分析左、右谷蠡王分地的蛛丝马迹。

匈奴疆域最西边到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无论史载还是考古,这一点是很明确的。盐泽在西域的东半部分,以东为右贤王分地,那么从盐泽向西、向北至葱岭、贝加尔湖等匈奴地是属于左、右谷蠡王哪个王的分地呢?

西域是这部分地域中汉、匈争夺的焦点。人口过万的大国乌孙、龟兹、焉耆、莎车、土地肥美的车师、处于交通要道的楼兰等是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匈奴置僮仆都尉管理西域。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此三地正在盐泽以西,不在右贤王分地范围。僮仆都尉属于日逐王,日逐王是四大王的下一级王。所以,拥有西域的日逐王不属于右贤王,更不会左贤王,只有可能是左、右谷蠡王的一个属下。

匈奴西面与乌孙接壤。乌孙把月氏赶走占领伊犁河流域和部分楚河流域,为西域一个大国。汉始元二年(前85),壶衍鞬单于新立,右谷蠡王因不得立怨望,即胁迫卢屠王一起西降乌孙。此前右谷蠡王本欲南归汉,但“恐不能自致”,才转而欲西降乌孙。可见,右谷蠡王庭或其分地在乌孙以东,距离乌孙比归汉的道路近得多,容易到达。本始二年(前72),校尉常惠与乌孙昆弥从西方进入匈奴,到的

^① 《汉书》卷94上《匈奴传》,第3751页。

^② 《匈奴政权左贤王若干问题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是右谷蠡王庭，虏获人畜数量众多。有研究者据此推断“右谷蠡王庭当在车师和蒲类海之间”^①是有道理的。

另，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春，卫青、霍去病穿越大幕北击匈奴。伊稚斜单于闻之，虽然轻装、精兵在漠北接战，但不敌，“遂独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②单于向西北逃走，久无音训，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自立为单于。有了单于的消息后，右谷蠡王不得不去其号复故位。此事可以作为一个分析线索：单于逃走的“西北方”是相对于中原地域而言，因为毕竟是汉人的记载，而相对于匈奴疆域则不一定是西北方，很可能是其北方甚至东北方。如果是匈奴的西北方，右谷蠡王会了解到向自己方方向逃跑的单于是否已死的消息。如此分析不谬，亦可作为右谷蠡王分地位于匈奴疆域西北方的一个旁证。

如上所述，可以推断：右谷蠡王分地位于匈奴疆域的右后方，右贤王分地以北，包括西域的大部分，呼揭民族所在地。

匈奴疆域内除单于庭直属地、左、右贤王、右谷蠡王分地外，其余部分就应该是左谷蠡王分地了。冒顿单于向北征服的浑窳、屈射、丁零、隔昆、薪犁等族在左谷蠡王分地管辖的可能性最大，即匈奴疆域的左后方，左贤王分地以北。至于左、右谷蠡王分地的分界线有待进一步考证。当然，随着匈奴政权的势力强弱，各大王分地也随着扩大和缩小。

以上关于左右谷蠡王在匈奴疆域内分布的推论与匈奴尚左习俗也是相符的。左贤王、左谷蠡王在四大国中排在前两位，都在匈奴疆域的左边，右贤王、右谷蠡王的分地在匈奴的右方。所以，左、右谷蠡王分地都在匈奴的后方，距离中原非常遥远，在汉籍史书中记载的与中原政权的冲突、交往很少，以至于后人没能正确认识左、右谷蠡王的地位和权利，其分地更是被忽略。

① 王宗维：《匈奴诸王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 年第 2 期。

②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第 3769 页。

匈奴分裂后,虽然打破了原来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但一些官职仍同时存在于南、北匈奴。南、北单于仍置左、右谷蠡王。南匈奴有著名左谷蠡王师子。《后汉书·南匈奴传》记:章和二年(88),南单于请求与汉朝统一北匈奴,匈奴出两路兵,左路“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右路出居延,左谷蠡王仍居左方。

北单于见南单于附汉,害怕二者共谋其国,所以多次求和亲,远驱牛羊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建武二十八年(52),北单于派来的使者左骨都侯、名王右谷蠡王,他们帅西域诸国俱来献见,汉赐其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五百匹。骨都侯是单于的辅政大臣,作为单于的代表,而所派的大王不是左贤王、左谷蠡王、右贤王,而是右谷蠡王,说明西域仍属于北匈奴的右谷蠡王管辖。又:永元三年(91)“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种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众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虽为单于,但未去单于庭,不只因蒲类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重要的这里是他的大本营,所以仍居于此,以便与汉政府的联系。

四、财产及其兵权

匈奴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统治阶层,拥有大批的牧民、牲畜和财物。对于他们来说,兵力与人口有着直接的关系。马长寿、江上波夫考证认为单于的直属骑兵约十万人,分驻左右地者约各八万。这样的分析与匈奴的实际亲兵——三、四十万相差比较远。贾谊曾说:“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县也。”^①六万骑与匈奴每

①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134页。

个大王掌控的兵力数量基本相当。笔者认为贾谊所做估算应以匈奴地方行政体制——四大封地为单位,与之相比较的也是本朝的基本行政体制——郡县。在与汉朝军队的几次重要交锋中,“赵破奴……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①“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②降汉的匈奴介和王率楼兰国兵攻打车师时,“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③从这些封王出兵的情况来看,四大王“六万骑”的估计与史实基本相符。左贤王因在四大王中位居第一,所以掌控的兵力相对较多——八万骑。第三位的右贤王有几万骑,估算左、右谷蠡王的军队在六万左右并不夸张。

匈奴兵制以“万骑”为单位,同其他王一样,左、右谷蠡王下各设六个万骑长。万骑长掌控的兵力是“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都是万骑长,万骑长下面是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等。汉朝军队曾出击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说明右谷蠡王在其王庭拥有的相当势力。

五、匈奴族其他政权的左、右谷蠡王

南迁于并州等地的南匈奴基本维持了原部落的形式,魏晋统治者将其分为五部,每部设帅或都尉,其内部原有的匈奴职官基本保存。刘渊建立政权之前,在离石称大单于,以其子刘聪为鹿蠡王。至魏末晋初,南匈奴官号有所变革,“其国号有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

① 《史记》卷111,《匈奴列传》,第2946页。

② 《史记》卷111,《匈奴列传》,第2930页。

③ 《汉书》卷96下,《西域传》,第3922页。

王、右谷蠡王、左于陆王、右于陆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子弟近亲。”^①刘渊建立汉政权后,原来匈奴的官制逐渐为汉魏以来汉政权的一套官制所替代。虽然还保留一些匈奴原有官号,但像匈奴民族这一族体一样逐渐融入和消失于历史的长河。

【作者简介】李春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①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0页。

南匈奴依附汉朝的动因 及其与汉族的融合

胡玉春

南匈奴依附汉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与汉民族实现地域上的同居状态,并在长期的混合杂居下实现民族间自然融合,具有积极因素。因此南匈奴南下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内迁的肇始,具有开创性意义。南匈奴依附汉朝的原因及其社会变革的历程,揭示了历代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融合的普遍规律。

一、南匈奴依附汉朝的动因

南匈奴选择依附东汉是多种因素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观点认为,经济文化的差异是南匈奴依附汉朝的根源,这一观点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但这种差异可以看作是南匈奴最终融合、消失的根源。

(一)匈奴内部矛盾

匈奴分裂的原因,从史料表面看是统治集团内部单于继承引起的权力之争,造成不得立为单于的比与单于蒲奴之间的矛盾对立,导

致比率领南边八部依附汉朝。研究者一般根据史料认为这是南匈奴依附的直接原因。内田吟风指出匈奴权位继承原则,本来是父子相承,但是到第十四代单于呼韩邪以后,匈奴单于的权位继承变成了兄终弟及。此后,单于奥试图将单于继承恢复到父子相承的原则上去,因而导致了匈奴内讧并最终分裂。^①内田吟风的这一观点与史料记载不符。据《史记·匈奴列传》,在呼韩邪单于之前,匈奴单于继承就已经存在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而且多次出现。军臣单于死后,他的弟弟伊稚斜继立,后来的且鞮侯单于、虚闾权渠单于都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即位的。因此从政治角度而言,匈奴内部继承矛盾仅仅是匈奴分裂的导火索,匈奴分裂显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整个帝国来看,比与蒲奴的继承矛盾是匈奴内部长期以来固有矛盾和统治集团不同势力斗争的一次总爆发,其根源在于草原联合体的政治结构。这个观点在学界被普遍接受。

两翼制度是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中的基本统治制度。有关两翼制的记载开始于匈奴时期,虽然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匈奴创立了这种制度,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制度明朗化和正规化是从匈奴政权开始的。之后经过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传承,不断趋于完善。两翼制度本身的特点使得游牧民族政权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左、右贤王拥有自己的统治领域和部众,在各自的地盘树立权威,拥有对部民的绝对管理权。单于在难于服众时,地方势力就会增长。匈奴后期,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匈奴左贤王并不世袭,而是单于的儿子,依次当立为单于者充任,所以在继承单于位之前,他们都在自己统治的地区扩大权利,寻找同盟者,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单于争位而又互不相让或短期内得不到解决时,对立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地域基础,政权就会走向分裂。因此,在呼都而尸道单于奥想立他的儿子为单于时,他的侄子比强烈不满。此前,比

① [日]内田吟风:《北亚细亚研究·匈奴篇》,东京出版社,1975年,第211—218页。

一直统领南边八部以及乌桓,所以在他争夺单于宝座的斗争中,南边八部给了他积极支持。在比最终选择依附汉朝的问题上,也是南边八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与匈奴内部长期存在的两派势力的矛盾有关。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公元48年,主和派在匈奴南部胜利是南匈奴依附汉朝的又一历史背景。首先对文中主战派和主和派做概念性解释,以利于更好的说明主题。汉和匈奴毗邻而居,分别属于农耕经济区和游牧经济区。二者共存中,商品互通有无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不可否认,这种交往中,匈奴对汉地物资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商品交流,在匈奴内部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意见,形成了两个主要派系:主战派和主和派。所谓主战派,并不是主张发动经常的对汉战争,通过战争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是将战争掠夺看作一种交往形式,以实现经济利益为战争目的。与此相对应,主和派希望通过关市贸易,交换商品等和平手段得到所需的汉地物资,他们倾向于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获得更充实的物质生活,但并不主张发展农业,同汉地经济趋于统一。从地界上看,主战势力和主和势力分布没有分明的界限,存在于匈奴南北各地,但是受地理、人文环境的制约,两派都有各自的地区优势。北部匈奴因为远离汉地,受汉地影响较小,所以主和派在那里力量微弱。与汉朝毗邻的匈奴南边八部,与汉朝经济联系密切,除了经常贸易往来对他们有直接影响外,双方间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更是北部匈奴难以企及的。而且南部匈奴与汉人接触相对频繁,吸收了很多汉人作为谋士,因此受中原影响较深,与汉朝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更加强烈,主战派在这里势单力薄,主和派长期占有优势。

除了各自的地区优势,国家实力强弱也直接影响两派在斗争中的成败。主战派和主和派着眼点不同。主和派热衷于经济利益,主战派注重政治声誉。在国家强盛,衣食不愁的情况下,贵族和普通部民都愿意维护一个完整独立的国家,这一时期主战派往往会在匈奴内部占据有利地位。国家衰微、经济萧条时,普通部民吃饱肚子尚且